

那时，巴金身体不适，已不太接待访客。因先生名头大，我们总想见一见。

巴金曾去法国留过学，非常喜欢法式大餐，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，源琼说，“在他的生日那天到老大昌去订个蛋糕，提了去，老爷子会赶我们出门？”好主意。我又问，“如果他不在呢？”“怎么会呢，姚村不是说他病了吗？就算不在，我们等到他回来就好了。”

武康路113号，黑漆大门，白色围墙，一排大树从墙上葳蕤挺出遮住了云。细雨正劲，镜片有点模糊，我们是骑车去的，穿着雨披。

源琼走在前头，一只手拎着一盒鲜奶蛋糕，一只手握了门铃。一会儿，小门开了，出现一个中年女子，端庄干练，不知是秘书还是保姆。源琼在这个时候，最伟大的表现就是意思表达和思想有分离。在女人茫然之际，我说，“今天巴金先生生日我们来采访，祝他生日快乐。”这时，女人已经看到源琼手里的蛋糕了，而细雨里的我们又何等虔诚！她迟疑了说，“稍等，我去询问一下巴金先生。”

眼见她在蜿蜒的绿荫里消失了，小园一片苍翠，几声鸟鸣。我是从“下只角”出来的人，

期望过在衡复一线有一片瓦，当时以房易房，以大换小也可以的，亲戚推荐牛奶棚隔壁的洋房。我跟着父亲一起去看房，底楼小小矮矮的一间，凌乱地堆着杂物，父亲只看了一眼就退出了，说不换。半路，父亲说，那是洋房里的车库，开了几个窗而已，不但小而且冬冷夏热，黄梅天潮得不可住人。我们新式里弄的

得优裕的生活是应该的……

正寻思间，女子复返邀我们进内，她在前引路我们随行。满目葱绿，高木香草，行至灰瓦明窗前停住了，女子踏进门去，对一白发者说道，“记者来采访您了。”巴金坐在太阳间下的藤椅里，戴着眼镜，穿着夹克，两腿之间斜着斯的克，温暖在和煦的阳光里。他含笑躬身，右手示意我们坐下。

给巴金送生日蛋糕

徐华泉

房子岂能这样低配？父亲虽然这么说，我也同意，但那里的琴声和水杉还是令人陶醉。

当然，占地1400平方米的巴金的院子比那不知高多少等级了，比安福路上贺绿汀先生的居室也不知高多少等级了，那是巴金当年用不菲的租金租下来的。

我想起了高尔基，我看过他写的《母亲》，那种刻骨的土地里的呻吟，只有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时才有的冻骨之痛，在他住上了政府的别墅之后，则荡然无存。作家因他的思想指点人类前进，而获

女子则退出了。源琼例行式宣布，“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我们代表报社同仁祝您生日快乐。”巴金拄着拐，认真听完后，笑说，“你们报社还记得我的生日，我自己倒要忘的，谢谢你们。”

源琼开始展示他特有的风采，“这蛋糕还是在老大昌买的，法式蛋糕。”巴

金像小孩一样，凑近看了看牌子，点头说，“老大昌，法式，你们有心的。我要赞美你们的爱心。”我们问他“身体好点了吗？”“好点了，肠炎，刚从华东医院出来。”

我扫视一下，客厅的壁炉上

我们到甘露踏青，一下车，竟然看到一树泡桐花。这是我离开故乡30年后，第一次在异乡的土地上看到久违的泡桐花。一串串，一簇簇，密密匝匝，紫中带白，白里透紫，在没有长出叶子的枝条上，向着春天，吹响了冲锋号！

我小时候，老屋的房前屋后，河堤上，田野里，小路边，满是泡桐树。泡桐树，和竹笋赛跑，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，三五年

光景，疯长得树冠如盖，枝繁叶茂，顶天立地。种其他的树，农家等不及，做家什等米下锅一样等着泡桐。牛犁地的牛梭头是泡桐做的，烧锅用的风箱是泡桐做的，放鹰的鱼鹰船是泡桐做的，女孩子出嫁的箱子是泡桐做的……泡桐树生长在农家，根在农家，泡桐树是农家的树。

泡桐花开时节，一树一树的喇叭花挂满枝头，是鞭炮，是唢呐，是紫彩裙飘舞，是紫风铃摇曳！它们在空中、半空中集结。微风过处，簌簌作响，随风落下，紫色的织锦铺满地面，超然空灵。

在过去的岁月，青黄不接时，正值泡桐花开，泡桐花救过无数人的命。母亲总是在泡桐树下忙忙碌碌，把泡桐花按在地上揉啊揉，揉啊揉，揉出湿湿的汁液浸入泥土，混着泥土的

芬芳，归于泥土。留下泡桐花洗干净了做菜吃，母亲把泡桐花浸在水里，洗了又洗，变着花样做，煮、煮、炒、蒸，都好吃，泡桐花懒豆，泡桐花菜馍，肉肉的味道，解馋。

做泡桐花懒豆，我给母亲做下手。母亲一大早起来，捡干净小半碗黄豆，添水放锅里，烧一把火温着。晌午收工回来，带我



山色空濛（纸本设色） 张 尧

到邻居家磨黄豆。我拐石磨，母亲添磨；母亲过滤豆渣，我烧火；母亲下浆点豆腐，我端水；母亲把事先煮过的泡桐花切碎放锅里，我帮母亲拿盐。放盐放辣椒滴油，香喷喷的泡桐花懒豆吃得我肚子滚圆，缺米少面的年景，泡桐花没少帮衬。

泡桐花入肺经，治干咳嗽，解毒消肿，是绝佳的中药材。贪玩的我摔伤时，

母亲把泡桐花揉碎了，敷在摔伤处，消肿疗伤，没两天，我又活蹦乱跳了。

而今，日子红红火火了，泡桐树却不见了。我曾多次在故乡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找，竟找不到一棵。村前屋后，都换成了别的树，一大片一大片满是，却没有了泡桐树的影子。我丢了魂。

离开家乡，我走过许多的山山水水，眷恋的目

光四处寻觅，总想着能在异乡的土地上，还能看见那壮硕的泡桐树，看见那喇叭状簇生着的一个个花塔，像远走的游子的衣衫。

在甘露，我竟能奢望地看到泡桐花，那是我儿时饮的甘露、琼浆啊。里巷深处，柳桥岸边，月溪湖畔，矗立着的泡桐树，恬淡隐逸得有些寂寥的风骨，尘埃落定的清爽与澄明，那远走的背影与惆怅，是退守，是留给这世界的爱！

这一簇簇淡紫的泡桐花，是我与泡桐花的默契，是我对泡桐花的守候。



去浦东老家看望爸妈，我发现父亲正像模像样地买汰烧。他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已经成为左邻右舍茶余饭后的头版头条新闻。母亲早已退休，她做了大半辈子家务，年近体弱，让渡厨房，也算是第二次“退休”。

我成家后，太太下班后接着“上班”——下厨房做饭，重走双方母亲先前走过的老路。

我和太太当上了祖父祖母，太太应邀移居儿子儿媳家协助第二代日夜照顾第三代。我则开始独立解决一日三餐。

初学烹饪，我与新学员初次上路驾驶机动车一样紧张忙乱，结果还是不合格——饭菜味道远不及太太做的美味，吃了不少不想下肚的食物，感觉很不舒服。

日常所见之蔬菜中，无如土豆最为平常。炒土豆丝，七八成熟时，半勺醋浇下来，香和酸混杂的热气蒸腾，赶快伸鼻子狂吸。说是能预防感冒，其实，就贪图那一点味道。特别是新收获土豆炒的丝，田野的能量还在，不用切，擦子擦出来仍然枝枝直楞。而今辗转多地读书工作，品尝的美食菜系可谓多矣，可无论在哪里，只要见到土豆丝，总大大夹一撮。

在老家山西长治武乡县，土豆的名字叫“山药”。山西文学产生了著名的“山药蛋派”，赵树理和西（戎）李（束为）马（烽）胡（正）孙（谦），像山药蛋一样，不仅把根，更把自己的全部，深深地扎在这座太行山和这片黄土地里，开出的花朵，亦如赛牡丹的山药花般，装点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坛，而且“香远益清”，影响遍及海内外。

然而，并非山西各地都称土豆为山药蛋，武乡紧邻的襄垣县，就叫作“蛮茎”“蛮茎蛋”。到今天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，姑且以为，土豆是块状茎，大而“蛮”也。

到兰州读书，知道甘肃称土豆为“洋芋”。原以为，山西之于土豆，联系够紧密了，不料甘肃人自称“洋芋蛋子”，有自谦、自嘲或者自怜的意味，但没有不敬之意。读研究生，不能再问家里讨生活费，同学们都自己做饭，戏曰，吃贫下中农菜，买永垂不朽菜。所指无非两样，土豆、胡萝卜，既很便宜，又耐储存，喂饱了我们二十几岁的胃。一天傍晚，都在宿舍楼水房洗漱，我问一同学，伙食不错吧？同学答，当然，早上吃的羊，中午吃的鱼，晚上吃的蛋，一整天都在吃洋芋蛋……

还有地方，称土豆为地瓜，街头大大的洋铁桶，挂着被烟熏得半黑的硬纸板，上写“红薯”“地瓜”，摆出来的，是烤得糯而甜的红薯和沙而香的土豆。我喜爱土豆甚于红薯，尤其是烤得焦黄的皮，还有沙沙的薯。网上称作土豆的“肉”，其实不然。土豆非水果，自然也没有果肉。“瓤”就生动得多，把土豆和西瓜沙瓤类比，形象而准确。幼时在农村，西瓜是每个孩子最甜的梦想。西瓜不易得，以土豆弥补之。正如在嚼茄子时，想象肉的感觉。金圣叹临刑之际对刽子手说，“我有一方，传给你吧，不然绝矣。豆干花生一起嚼，就有牛肉的味道。”成为文人生活意趣的千古奇谈。其实，许多人都有这意趣，土豆，也是意趣的载体。

当然，土豆标准的学名是马铃薯，曰形状似马铃薯而得名。然而马铃薯其实不常见，北方多牛骡驴而少马，因马食量大、力气小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性价比低；而且，马戴了铃，吃草时会不停地响，经夜不息，打扰主人睡眠。由此可见，还是民间土名，虽非科学用名，更为科学。

东北有地方，称之为“白薯”，因其皮白，区别于红薯。百度可知，还有“地蛋”“番仔薯”等别称。肯定还有其他名字，所列举者，只一部分。一物而多名，当然因古代通信限制，难以一名而传天下。根本的，还在于物种融入当地之深。有资料显示，明中叶后，中国人口超过一亿，相当多的原因在于土豆的引进。土豆耐干旱、产量高、易储存，而且食用方法多样，口感也不错，可以养活更多人。马铃薯主粮化，现在成为国家战略，其实在民间一直如此。小时候，隔个十来天，晚饭就要吃一顿“山药红薯”，没有粮食，当然更不见菜。蒸的土豆红薯，就是晚饭。土豆蒸得裂开，滴点香油一拌，感觉比和子饭可口，也有些意思得多。长治壶关县，缺水，土豆就是主粮，有歌谣道，早饭煮山药，午饭蒸山药，晚饭改薯，山药切两半。

发现个有趣的现象，有两类食物，每个地方都说自己出产的最好。一是羊肉，二是土豆。西北喜羊，甘肃、新疆、内蒙古、宁夏，都说自己那里的羊肉好吃，浙江嘉兴的胡羊、海南海口的石漠山羊等，也加入争论行列。土豆种植面积比羊的养殖面积大很多，优质产品亦多样。

甘肃定西，左宗棠感叹“苦瘠甲天下”，海拔高、寒冷，特别干旱，唯土豆长得好。人定说西三大宝，洋芋土豆马铃薯。食用之外，土豆育种、土豆制品等产业发展起来。以前只见过土豆整只或看着发芽点一切两片直接种进地里，比要先育苗再移栽的红薯方便省事得多。看了育种基地才知道，现在的土豆都要经过原种到育种然后才能成为种子。一粒粒鸽子蛋大的土豆种子，蕴含的，是不断创新的农业科技。土豆不土，代有所胜矣。

想要吃饭，就要学会做饭。我只得去孩子家跟太太学厨艺，这样既能解决吃饭问题，又能含饴弄孙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我们这一代，基本上是吃妈妈做的饭长大的；男人婚后大都吃的是太太做的饭。如此这般，一路走向人生夕阳。

如今，丈夫下班回家做饭来投喂在职场上拼搏的成功女性，屡见不鲜，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男主外、女主内的现象正在发生逆转。这，由于儿媳在公司身居要职，忙于事业，儿子下班返家后马上烧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供亲人享用。小两口互相协调、互相体谅，倒也成就了一桩“女耕男织”的赏心乐事。